

岑兜年味浓

许建军

新年。更有富裕人家,一次请两个戏班子,同场竞技,唱对台戏,吸引戏迷及观众,称为“拼坪”。“听大戏,过大年”,营造浓厚年味。

大寒前后,风寒料峭。乡野田埂上,胡萝卜绿意盎然,芦苇摇曳,捧出一条田间创意T台,“巨石临门”鹤立,勾勒出天然舞台,“高甲之乡·戏幻岑兜”田野走秀活动,拉开了首届洪埔戏剧交流汇的盛大序幕。

“戏窝子”岑兜村的年味浓了!也许是儿时的记忆过于深刻,经年以后,每当一次又一次重走在外婆家的小路上,我总会不由自主回忆曾经的孩童欢乐时光,百感交集,心潮澎湃。

冥冥之中,前世今生注定与高甲戏结缘。虽然我不曾学戏更不会演戏,却兴致勃勃越界参与高甲戏演出,这也成为村里一道别样的景观。

旧时逢年过节,闽南村庄流行请戏班子搭台唱戏,共庆新生共贺

研究有关的文艺活动,让人不得不由衷赞叹造化之神奇。

误入一排陡峭石台阶,身旁的硕大榕树,一下勾起我的“浓情”。儿时,这个水渠边上的百年古榕,有一个隐蔽的树洞,是孩童们玩“捉迷藏”游戏的好场所,也是岑兜从艺男女青年约会的好去处。虽然它不再枝繁叶茂,却依然根深蒂固。

历经沧桑,榕树的境遇又何尝不是高甲戏的现状?

下了台阶,就到了洪埔古戏馆。稍早前,一场复古的高甲会师拜祖仪式在此隆重上演。数十名岑兜高甲戏传习所小演员,真实演绎久违的戏班传统。望着满堂稚气未脱的高甲戏小苗,欣赏着他们惟妙惟肖的角色表演,我心中不禁涌起强烈的念想,这一株高甲戏“南戏明珠”,必将像那一棵百年老榕一样,

枯木逢春,重焕异彩。

红彤彤的灯笼挂起,惟妙惟肖的“九甲”剧照竖立,造型各异的文创艺术品摆上,香喷可口的“蚝箭”炸起,热腾腾的取暖火烧起,洪氏家庙、古戏台前村民广场,情侣牵手、童叟相依,锣鼓喧天中,高甲戏上台“敲破鼓”,吆喝着涌动的人潮,把乡村舞台大戏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,把岑兜的年味一点点升华。

田园戏台上,高甲戏传承人洪建围团长饱含深情,倾情讲述他波澜壮阔的演艺经历:“我是土生土长的岑兜人,也是一个用毕生演绎高甲戏的艺人……”字正腔圆,中气十足,洪团长雄厚的男音回响在岑兜上空。

人生是一场戏。一颦一笑皆是戏,一词一句总关情。今年我在岑兜看戏,岑兜乡里年味浓!

磕头拜年

宋振东

农村老家过年有个风俗是晚辈给长辈磕头拜年。

我们在村子辈分最小,见了男的几乎都叫爷爷,见了女的几乎都叫奶奶或姑姑,叔叔辈很少,有些甚至刚出生的孩子都是爷爷辈。所以在老家过春节,见了谁都得磕头。

磕头拜年大体分为两波,第一波在正月初一早上,主要去村里和邻居家给长辈拜年。第二波则是过了初一后的几天,拜访亲戚朋友。

每年正月初一至十五,家中男青年及成年人要一块去邻居和亲戚家拜年。尤其是正月初一,家家户户正屋中间位置,都悬挂着家谱牌位的画卷。细心的人家,门前摆放着供人磕头拜年用的席子或棉垫。客人来时,会先站在祖谱前拜祖,然后再按照辈分、年龄逐一磕头拜年。如果有儿童参与,长辈就要给儿童压岁钱。

小时候,过年最忙的事情,就是正月初一起早磕头拜年了,因为辈分太小,见了谁都得磕头,跪下起来反复多次。

正月初一早晨,我家里除辈分最高,岁数最大地留在家中接受晚辈的拜年外,其他晚辈们会结伴外出给村子里的长辈磕头拜年,少的七八人一组,多的十几人甚至几十人,乡村的路上人来人往,熙熙攘攘,好不热闹,人们有说有笑地走家串户拜年。

有些成年人过年春节磕头拜年,也就有了“经验”。由于农村的房子面积普遍较小,容不下十几人一起拜年,走在前面的人,就在屋子里实实在在地磕头,而在后面、还在屋外的人,个别人就偷个懒,在屋外面高喊一声:“爷爷奶奶,给您磕头拜年了。”

那时候,我才十来岁,不会偷懒,每次都是实实在在双膝跪地磕头拜年,一早晨下来,反反复复跪地磕头上百个,有时甚至更多。有些邻居家大都铺的是红砖或水泥,也没有摆放拜年用的席子或棉垫,寒冷的冬天,双膝真是又硬又凉又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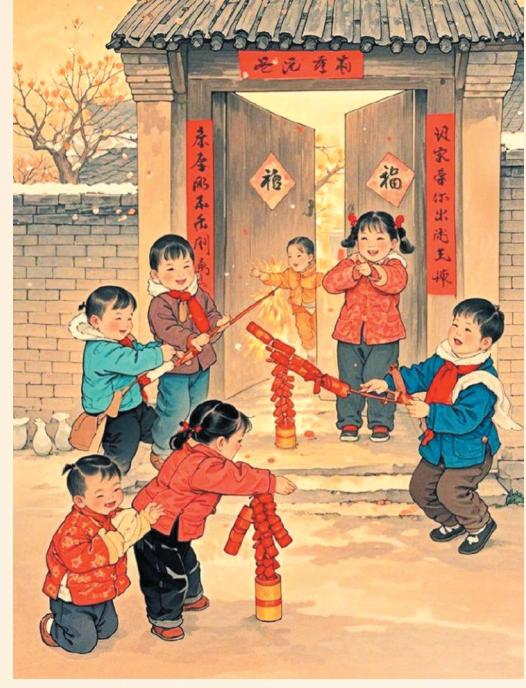
有一年春节,我跟着父亲到村子里拜年。等拜完年回家一看,衣服上沾满了尘土,两个膝盖都跪肿了,过年时刚穿上的新裤子也磨破了一个小洞,三四天过去,走路还一瘸一拐的。

拜年磕头,虽然很辛苦,有时候还会磨破裤子,跪肿膝盖,但是见到长辈们高兴的样子,心里还是暖洋洋的。

几十年过去,磕头拜年成了深藏在记忆中的一部分,成为最美好的回忆。

童年的过年记忆

蔡永怀



些年画贴在墙上,家中便焕然一新,喜气洋洋。

腊月二十九,家里就要准备年货,炊糕、炊果、炸腊肉,父亲做的“鸡卷”特别好吃,制作“鸡卷”的选料是关键,原料有猪油网纱、葱花、荸荠、五花肉、鸡蛋、地瓜粉,把葱花、荸荠等食物掺在一起,加少许水和鸡蛋搅拌,用猪油网纱包成筒状,放进篾笼里蒸熟就可食用,也可以把蒸好的“鸡卷”放入锅里油炸,切成小块拼在盘中,放上几片芫荽,赤褐色的“鸡卷”,绿色的芫荽,红色的甜酱,这样色香味扑鼻而来,可使你食欲大增。

过年蒸碗糕也是件

有趣的事,大米经过一天的浸泡,用小勺注入磨轮的孔中,大米在石磨里磨成米浆,米浆沿着石槽流入桶中。加入糖搅拌均匀,盛在特制的糕碗中发酵,摆在蒸笼中,置于灶台上。奶奶特别吩咐,在灶台前不能乱说话,不能随便打开盖子,等蒸熟后,碗糕表面裂开像花朵一样,长辈说是“碗糕笑了”,来年一定会平安发财。

母亲还会用粳米磨成浆,白萝卜磨成泥,掺合在一起凝固,蒸制过

后便是“菜粿”,在油锅里翻炸,呈金黄色,外酥内嫩,口感绵甜。母亲还给我们讲了一个古老的故事,相传,惠安紫山乡李氏,父母早逝,与兄嫂生活在一起,芳龄十八,天生丽质。那时闽王要选妃,嫂子想倚仗权势,要李姑娘入宫竞选,不料李氏头生疥疮,嫂嫂大失所望。家里常年只用萝卜当菜品,有一天李氏与嫂子争吵,嫂嫂怒气冲冲地往李氏的头部猛打,说来奇怪,李氏头上的疮疤竟被打掉,生出一头秀发,终于被闽王选中。她入宫后吩咐厨要常备萝卜,厨师有多年的烹饪经验,将麦粉和萝卜丝做成菜包,在一次宫宴上端出,宫里大臣吃后,连连称赞,因食料简便,在民间广为推广。

大年三十日晚上要准备“过年饭”,祭祀祖宗,“过年饭”便是一碗白米饭,配上芋头、红鸡蛋、橘子,插一枝春花。接近午夜十二点时要燃放一串鞭炮称为“辞年”,过了午夜十二点也要燃放一串称为“开正”,真可谓“爆竹一声辞旧岁,桃符万户庆新春”。

正月初一,我总是早早起床,早餐吃鸡蛋面线,面线象征福寿绵长。穿上新衣服向邻里亲戚拜年,碰到熟人双手作揖,第一句话就喊“恭喜”,主人总会热情地请吃蜜饯糖果,以示甜蜜蜜。我的曾外祖母对孩子非常疼爱,总是先到银行换来崭新的纸币,放入红包里送给我,揣在怀里,暖在心里。

年的“独家灌制”

林清秀

腊八一过,“年”的一只脚就跨进了千门万户,年味仿佛深冬的寒意,一天浓似一天。同事之间,邻里之间,“年”有意无意地“蹦跶”在交谈里。朋友圈、闺蜜群都盘算着购年货、买新衣。妈妈也忙碌起来,忙着她的“独家灌制”。

中国人顺应天时、饮食有节,不同节日总有对应的美食相佐,尤其春节。春节的重头戏,年夜饭当之无愧。在我妈看来,春耕夏耘,秋收冬藏,辛劳一年,年夜饭就要圆圆满满、体体面面的。所以我们闲话未扯两句,她就火急火燎地掉转了通话摄像头,给我看她为年夜饭准备的作品。

妈妈的作品,是一长串手工灌制风肠。

风肠寻常可见,闽南春节的餐桌上,必不可少的食物就有风肠。“冬腊风腌,蓄以御冬”,在我儿时的记忆里,只有春节才吃得上风肠。关于风肠,妈妈有自己的“私房灌制”。肉是猪腿肉,农家庭户圈养到年末的土猪,不肥不瘦的五花肉,剁碎了,加了盐,撒了糖,再浇上料酒,调和几下,无需发酵,就能让肉馅透出鲜亮的光泽,沁出清香。洗肠衣

忙碌和等待之后,唯有饕餮,才不辜负“独家灌制”的美味。

日子日渐富裕丰腴,有多少餐桌早已摆不下一碟风肠,而在我家,风肠的传统菜碟始终不曾被替换。

因为我们爱吃妈妈的“独家灌制”。蒸熟的风肠,色泽红润,浓醇鲜香,佐饭下酒,油而不腻。最常见的做法是烈火烹油,但听得“滋滋”一阵响,扔几截芹菜进去,摇几下锅铲,装盘,就是一碟“红绿相间”,咬一口,齿颊生香!遇到雨水嘀嗒不歇的湿冷天,妈妈就会燃起灶火,烟熏风肠。海岛人家,吃海鲜不喜浓油赤酱,讲究原汁原味,却独爱烟熏风肠。烧火的木头是果木,荔枝木或者龙眼木,待到火光冲天时,木头香源源源不断。烟熏时讲究火力道,轻了不入味,重了败坏了口感。这时候,家庭主妇的分寸感彰显无遗。妈妈总有精准的判断力和分寸感,尤其是她不学人用荔枝木或者龙眼木,她用存放在柴火间的松柏枝,火候掌握也好,待熏好的风肠端上来,味道恰好,咸、香、脆流连舌尖,稍加咀嚼,仿佛还有松木清香,霎时间唤醒味蕾,如咽酥酪。

杯盘挤挤挨挨,年味最浓的地方,总在餐桌上。觥筹交错之间,不时有筷子落在一碟风肠上。情从胃起,一往而深。多年里,我家年夜饭的菜品一直在变,唯有一碟风肠不变。我们分外享受那一刻,灯火可亲,家人围坐、谈笑风生,停杯投箸之间,尽是人间烟火味,在当下,在碗中餐,在身边人!



贴春联

黄仲远

尾牙过后,外出做生意和打工的人陆续回到农村,家家户户便开始忙碌起来,大人们打扫房屋,准备年货,村庄里的年味也慢慢浓厚起来,准备迎接新的一年。我们家也不例外,我曾经最期待的,便是和爸爸一起写春联、贴春联。父亲年纪大了,现在更多是我跟爱人,还有小孩一起帮忙。

这一对红彤彤的春联,承载着农村人对未来的美好祈愿和对生活的无限热爱。它们通常被贴在大门的两侧,静静地守望着家的安宁与幸福。一提到写春联,我们必须先准备好红纸、墨水,写前要先拿米尺,量一下尺寸,再根据门的长度裁剪红纸。现在市场上到处有现成的春联,但我们家更愿意带着小孩一起动手写。

铺开一张红彤彤的纸,仿佛能瞬间将人拉回到那个充满期盼与喜悦的春节前夕。手执毛笔,轻轻蘸墨,笔尖在纸上轻盈舞动。每一笔,每一划,都蕴含着深深的情感与祝福,它们汇聚在一起,构成了一对对寓意吉祥的春联。父亲小心翼翼地把写好的春联徐徐展开,铺在八仙桌上。孩子则围在周围,兴奋地注视着,偶尔还会伸出手,轻轻地触摸那些鲜艳的红色,仿佛能感受到那份来自心底的喜悦与期待。

墨干了的时候,就开始准备贴春联。先搬来椅子垫脚,用刷子蘸上浆糊,均匀地涂抹在春联的背面,小孩则兴奋地跟在身后,手里拿着刷子和小碗帮忙。我小心翼翼地接过春联,轻轻地按在门框上,生怕弄皱了纸张。爸爸在一旁指导着,告诉我春联要贴得平整、对称,寓意着新的一年里家庭和睦、事事顺利。家里正大门那副春联要写什么内容,我跟父亲会商量一下,看看哪些楹联比较符合,比如即将到来的蛇年,父亲看中的对联是“银蛇起舞千家喜,瑞气盈门万户春”,每一个字都蕴含着对蛇年到来的美好祝愿。而当春联高高挂起,又成了节日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红纸黑字,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醒目与喜庆。它们不仅装饰了家的门楣,更点亮了人们的心房,让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那份来自心底的温暖与幸福。

写春联是一门技艺,是一种习俗,更是一种情怀。贴春联还是一种文化的传承,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,传递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处世哲学。而那些由我们亲手书写的春联带来的温暖与感动,也将成为我们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之一,陪伴着我们走过一个又一个充满希望的新年。



潘高鹏 书